

歷代筆記叢刊

少室山房筆記叢

〔明〕胡應麟 撰

少室山房筆叢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**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**

少室山房筆叢 / (明) 胡應麟著. — 上海: 上海書店出版社, 2001.8

ISBN 7-80622-739-3

I. 少... II. 胡... III. 筆記 - 中國 - 明代  
IV. Z429.4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1)第 049279 號

責任編輯 劉 駿

技術編輯 張紹軍

**少室山房筆叢**

胡應麟 著

世紀出版集團  
上海書店出版社 出版發行

(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郵編 200001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經銷 上海長陽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 × 1168 mm 1/32 印張 15.875 字數 400 千
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1-3000

ISBN 7-80622-739-3/Z · 13

---

定價 28.50 元

# 出版說明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是明代學者胡應麟寫作的一部學術考據筆記。胡應麟(1551-1602)，蘭溪(今浙江蘭溪)人，字符瑞，更字明瑞，號少室山人、石羊生、芙蓉峰客、壁觀子。萬曆四年(1576)舉人。生平以力學自勸，博學多識，自齠齡事學，即已馳譽兩都，長而跋涉南北，所與游多一時名士若王世貞、汪道昆輩，達官鉅卿均折節與之交。其論學以深廣高厚為旨，而歸於精博。雖間以病廢，且性好游，然其著述之富，猶復前無古人。其藏書室名二酉山房，聚書四萬餘卷，其中“手鈔集錄凡十之三”，王世貞曾為之作《二酉山房記》。嘗自言己“於他無嗜，所嗜獨書，饑以當食，渴以當飲，誦之可以當韶濩，覽之可以當夷施”。其耽學之性，躍然紙上。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正續集四十八卷，包括“經籍會通”、“丹鉛新錄”、“藝林學山”、“史書佔畢”、“九流緒論”、“四部正譌”、“三墳補逸”、“二酉綴遺”、“華陽博議”、“莊嶽委談”、“玉壺遐覽”、“雙樹幻鈔”等十二個部分。全書非作於一時，其中寫作時間最早的“華陽博議”殺青於嘉靖四十四年(1565)，其時作者方十五歲；而成篇最晚的“玉壺遐覽”、“雙樹幻鈔”則輟筆於萬曆二十年(1592)，距作者去世僅十年。其寫作時間幾乎貫穿了作者的一生，因此，可以把這部筆記視為作者生平治學心得之總匯。

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全書涉及範圍相當廣泛，舉凡經籍、子史、藝文、釋道、古器，乃至社會雜聞，均有所論列，可供後人研索之處甚多。因為作者富於藏書，博覽典籍，因此，《筆叢》在文獻學方面的

成果，尤爲後人所激賞，如其中的“四部正譌”，即被推爲古籍辨僞學之重要著述。《筆叢》的優點所在，也隱伏了它的不足。因爲作者以博自詡，勇於辯駁，所以難免出錯；因爲全書并非作於一時，各個部分之間相互矛盾之處亦經常出現，誠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於子部雜家類著錄此書時所言：“其中徵引典籍極爲宏富，頗以辨駁自矜，而舛訛處多不能免。……‘史書佔畢’大抵掉弄筆端，無所考證，……以小說委談入之史論，殊爲可怪。”“蓋捃摭既博，又復不自檢點，牴牾橫生，勢固有所不免，然明自萬曆以後，心學橫流，儒風大壞，不復以稽古爲事，應麟獨研索舊文，參校疑義，以成是編，雖利鈍互陳，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少，朱彝尊稱其不失讀書種子，誠公論也。”對照全書，應該說，《四庫總目》的評價還是比較公允的。

據目前看到的資料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在作者生前沒有結集或單獨刊行過，最早的刻本是作者去世後的萬曆四十二年（1614）的良貴堂刊本。其後又有萬曆四十六年（1618）的《少室山房全集》本，而比較通行的則是清末廣雅書局重刊的《少室山房集》本。1958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（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）曾出版過《少室山房筆叢》的斷句排印本，由於印數不多，至今流傳已經很少，取用極爲不便。本社有鑒於此，以通行刻本爲基礎，參考中華上編的斷句排印本和其他資料，將全書施加新式標點，重新整理排印，以便學界。上海書店出版社謹識。

# 目 錄

## 甲部

| 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卷一 | 經籍會通一 ..... | 2  |
| 卷二 | 經籍會通二 ..... | 16 |
| 卷三 | 經籍會通三 ..... | 28 |
| 卷四 | 經籍會通四 ..... | 40 |

## 續甲部

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卷五  | 丹鉛新錄一 ..... | 54  |
| 卷六  | 丹鉛新錄二 ..... | 64  |
| 卷七  | 丹鉛新錄三 ..... | 75  |
| 卷八  | 丹鉛新錄四 ..... | 81  |
| 卷九  | 丹鉛新錄五 ..... | 88  |
| 卷一〇 | 丹鉛新錄六 ..... | 95  |
| 卷一一 | 丹鉛新錄七 ..... | 103 |
| 卷一二 | 丹鉛新錄八 ..... | 110 |

## 乙部

|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卷一三 | 史書佔畢一 ..... | 127 |
| 卷一四 | 史書佔畢二 ..... | 137 |
| 卷一五 | 史書佔畢三 ..... | 150 |
| 卷一六 | 史書佔畢四 ..... | 159 |
| 卷一七 | 史書佔畢五 ..... | 166 |
| 卷一八 | 史書佔畢六 ..... | 174 |

**續乙部**

|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卷一九 | 藝林學山一 | 191 |
| 卷二〇 | 藝林學山二 | 203 |
| 卷二一 | 藝林學山三 | 210 |
| 卷二二 | 藝林學山四 | 218 |
| 卷二三 | 藝林學山五 | 226 |
| 卷二四 | 藝林學山六 | 235 |
| 卷二五 | 藝林學山七 | 240 |
| 卷二六 | 藝林學山八 | 250 |

**丙部**

|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卷二七 | 九流緒論上 | 260 |
| 卷二八 | 九流緒論中 | 272 |
| 卷二九 | 九流緒論下 | 280 |

**丁部**

|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卷三〇 | 四部正譌上 | 290 |
| 卷三一 | 四部正譌中 | 302 |
| 卷三二 | 四部正譌下 | 313 |

**戊部**

|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卷三三 | 三墳補逸上 | 325 |
| 卷三四 | 三墳補逸下 | 337 |

**己部**

|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卷三五 | 二酉綴遺上 | 351 |
| 卷三六 | 二酉綴遺中 | 362 |
| 卷三七 | 二酉綴遺下 | 372 |

**庚部**

|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卷三八 | 華陽博議上 | 382 |
| 卷三九 | 華陽博議下 | 394 |

**辛部**

---

|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卷四〇       | 莊嶽委譚上 | ..... | 411 |
| 卷四一       | 莊嶽委譚下 | ..... | 423 |
| <b>壬部</b> |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卷四二       | 玉壺遐覽一 | ..... | 440 |
| 卷四三       | 玉壺遐覽二 | ..... | 446 |
| 卷四四       | 玉壺遐覽三 | ..... | 458 |
| 卷四五       | 玉壺遐覽四 | ..... | 466 |
| <b>癸部</b> |       |       |     |
| 卷四六       | 雙樹幻鈔上 | ..... | 473 |
| 卷四七       | 雙樹幻鈔中 | ..... | 483 |
| 卷四八       | 雙樹幻鈔下 | ..... | 491 |

## 經籍會通引

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，漢有略，晉有部，唐有錄，宋有目，元有考，志則諸史共之，肇自西京，迄於勝國，紀列纂修，彬彬備矣。夫其淵源六籍，藪澤九流，紬繹百家，溯洄千古，固文明之盛集、鴻碩之大觀也。昭代綦隆，鉅儒輩出，諸所撰造，比迹黃、虞，惟是經籍一塗編摩尚缺，概以義非要切，體實迂繁，筆研靡資，歲月徒曠耳。夫以霸閏之朝、草莽之士，猶或拮據墳素，忝竊雌黃，矧大明日揭，萬象維新，豈其獨盛述鴻裁，彪炳宇宙，而脞談冗輯，闊略曩時哉？輒不自揆，掇拾補苴，間以管窺，加之稅藻，稍銓梗概，命曰“會通”。匪直寄大方之嘖笑，抑以爲博雅之前驅云。萬曆己丑孟秋朔應麟識。

# 少室山房筆叢卷一<sub>甲部</sub>

## 經籍會通一

墳籍之始，肇自羲、黃，盛於周、漢，衍於梁、晉，極於隋、唐。一燼於秦，再厄於莽，三災於繹，四蕩於巢。宋氏徵求，力倍功半；元人裔夷，事軼言湮。聚散廢興，概可覩矣。述源流第一。

六經刪修尼父、授受孔門，卷軸篇章類崇簡要，三墳、丘、索湮沒不傳，以大《易》、《尚書》較之，其體制居可識也。蓋古文峻潔，迥異浮靡，聖筆淵玄，亡資藻飾，故卷之不盈篋笥而擴之函冒乾坤。春秋而降，諸子百家興而道術離；楚、漢以還，騷人才士作而文學盛，此其盈縮之大都也。然泰山封禪，文字萬家，合雒、禪通，沿洄十紀。概徵此例，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滅今時，顧世類弗傳者，良由洪荒始判，褚墨未遑，竹簡韋編既非易致，靈文祕檢又率難窺，重以祖龍烈焰，煨燼之中僅存如綫，漢世諸儒稍加綴拾，劉氏《七略》遂至三萬餘卷，考諸班氏《藝文》，西京製作纔十二三耳。世以皋、夔、稷、契何書可讀，然乎否邪？

歷朝諸史，志藝文者五家，《前漢》也、《舊唐》也、《新唐》也、《隋》也、《宋》也。班氏規模《七略》，劉昫沿襲《隋書》，《新唐》校益《舊唐》，而《宋史》所因則《崇文》、《四庫》等目也。中壘父子奕葉青緗，紀例編摩，故應遂密，第遺書絕寡，考訂靡從。《隋志》簡編亦多散佚，而類次可觀，論辯多美。《舊唐》之錄本朝，大爲疏略，新書間增所缺，頗自精詳。歐陽《宋志》紊亂錯雜，元人製作亡足深譏。大

率史氏精神全寓紀傳，論序次之，表、志之流便落二義，至於經籍尤匪所先，且人靡博極，業謝專門，聊具故事而已。

自餘正史之外，奉命纂修，類例足徵，卷軸可考。若劉歆之略、荀勗之部、王儉之志、孝緒之錄，并軼不傳。宋自慶曆、淳熙、嘉定諸目外，薦紳文士，宋、尤、李、葉并富青緗，今惟文簡目存，亦多闕漏。鄭氏《藝文》一略該括甚鉅，剖核彌精，良堪省閱，第通志前朝，失標本代，有無多寡混爲一途。番陽《通考》以四部分門，實因舊史，而支流派別條理井然，且究極旨歸，推明得失，百代墳籍燁如指掌。倘更因當時所有，例及亡篇，咸著品題，稍存故實，則庶幾盡善矣。

歷朝墳籍，畜聚之多亡如隋世，篇目之盛僅見唐時。案向、歆《七略》卷三萬餘，班氏東京僅覩其半，莽、卓之亂尺簡不存，晉荀勗、李充洵加鳩集，宋元嘉中謝靈運校讎，至六萬卷，齊王儉、王亮、謝朓，梁殷鈞、任昉、阮孝緒等，繼造目錄，率不過三萬卷。蓋宋初祕閣所藏重複相揉，靈運慨加哀錄，諸人頗事芟除，雖其數僅半於前，或其實反增於舊。隋文父子篤尚斯文，訪輯蒐求不遺餘力，名山奧壁捆載盈庭，嘉則殿書遂至三十七萬餘卷，書契以來特爲浩瀚，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。《隋志》近九萬卷。至開元帝，累葉承平，異書間出，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，古今藏書莫盛於此。趙宋諸帝雅意文墨，慶曆間《崇文總目》所載三萬餘卷，累朝增益，卷不盈萬，宣和北狩，散亡略盡，至淳熙、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。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，大都具矣。夫以萬乘南面之尊，石渠、東觀之富，通都大邑之購求，故家野老之獻納，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，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，則前代流傳寢微寢滅，增減乘除，適得此數，理勢之自然也。

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序云：貞觀中，令狐德棻、魏徵相次爲祕書監，上言經籍亡逸，請行購募，并奏引學士校定，羣書大備。開元三年，左散騎常侍褚無量、馬懷素侍宴，言及經籍，玄宗曰：“內庫皆是

太宗、高宗先代舊書，常令宮人主掌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，篇卷錯亂，難於檢閱，卿試爲朕整比之。”至七年，詔公卿、士庶之家所有異書，官借繕寫。及四部書成，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，無不駭其廣。九年十一月，殷踐猷、王愷、韋述、余欽、毋煚、劉彥貞、王灣、劉仲等重修，成《羣書四部錄》二百卷，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。自後毋煚又略爲四十卷，名爲《古今書錄》，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。祿山之亂，兩都覆沒，乾元舊籍亡散殆盡。肅宗、代宗崇重儒術，屢詔購募。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，以經籍道喪，屢以爲言，詔令祕閣搜訪遺文，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。及廣明初，黃巢干紀，尺簡無存。昭宗即位，志弘文雅，收合餘燼，尚二萬餘。遷都洛陽，遂靡孑遺。右劉昫所紀唐經籍事頗詳，以端臨《通考》不載，節錄於此。《龍城錄》云：開元文籍最盛，至七萬卷。當時司典籍者，學士四十七人，張說、鄭譚、裴烜之、侯行成、康子玄皆與焉。

太宗初即位，即置弘文館，聚書二十餘萬卷，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歐陽詢、蔡允恭、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，更日宿直，至夜分乃罷，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。據是時尚未改武德年號也，太宗甫定內難即留意經籍如此，而馬氏《通考》獨逸茲事，故詳載之。案，弘文館書至二十萬卷，則自隋三十七萬外僅再覩耳。唐《藝文志》序稱武德中收隋遺書僅八萬卷，餘蓋一時衰益之書，校其正本，當兵火剽劫之後決不能過三萬也。此條載《資治通鑑》，陸氏所序亦不收，蓋但據《經籍考》也。

文皇初年亦似留意經籍，貞觀中魏徵、虞世南、顏師古繼爲祕監，請購天下書，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，藏於內庫，俾宮人掌之。以文皇總之於上，虞、魏董之於下，應者宜響，然迄貞觀中未聞增益，諸臣亦絕無目錄之修，何也？蓋太宗所聘志文詞，所鍾嗜翰墨，於經籍蓋浮慕焉，未必如隋、宋之竭力蒐訪也，故貞觀中百事超越前代，此反愧焉。《文思博要》至千二百卷，歐、虞又各自有類書，而祕府二王之迹獨冠千古，當時君臣所用力者可見矣。續考新書

《元行沖傳》，虞、魏等竟編緝未成，顯慶中諸員役并罷去云。

《舊唐書》志後序云：三代之書，經秦殆盡。漢武帝、河間王始重儒術，於灰燼之餘拾纂亡散，篇卷僅而復存。劉歆《七略》在漢《藝文志》者纔三萬三千九百卷，後漢蘭臺、石室、東觀、南宮諸儒撰集，部帙漸增。董卓遷都，載舟西上，因罹寇盜，沉之於河，存者數船而已。及魏武父子採掇遺亡，至晉總括羣書，纔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。及永嘉之亂，洛都覆沒，靡有孑遺，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一十四卷。至宋謝靈運造《四部書目錄》，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。其後王儉復造書目，凡五千七十四卷。南齊王亮、謝朓《四部書目》，凡一萬八千一十卷。齊、宋兵火延燒祕閣，書籍煨燼，梁元帝克平侯景，收公私經籍歸於江陵，凡七萬餘卷，蓋佛、老之書雜於其間。及周師入郢，咸自焚蕩。周武保定之中纔盈萬卷，平齊所得數止五千。及隋氏平陳，南北一統，祕書監牛弘奏請搜訪遺逸，著定書目，凡三萬餘卷。案，此序記累世藏書卷軸，多與《隋書》不同，概當從此爲正。《通考》於諸史藝文序目纂輯靡遺，獨此不錄，蓋《舊唐書》或宋末少傳，端臨所未覩也。《通考》諸部之首亦但錄《漢》、《隋》、《新唐》，俱不及《舊唐》。

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，所著別集中有《統論》一則云：自古典籍興廢，隋牛弘謂仲尼之後凡有五厄，大約謂秦火爲一厄、王莽之亂爲一厄、漢末爲一厄、永嘉南渡爲一厄、周師入郢爲一厄。雖然，經史具存，與孔壁、汲冢之復出，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爲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，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。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，可謂富矣。柳顧言等之所校定，才七萬七千餘卷，則是重複猥雜，張其數耳，《七略》之外所增才倍之，而諸史羣撰具焉。南朝盛時，梁武之世，公私典籍七萬餘卷，尚有重本，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，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。唐世分爲四庫，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，魏、晉所增與釋、老之編雜出其間，亦不過三萬餘卷，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，自是日有所益

矣。安史亂後備加搜採，而四庫之書復完。黃巢之禍，兩京蕩然。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，自後削平諸國，盡收圖籍，重以購募，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，固半實爾。慶曆《崇文總目》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，校之《七略》顧有不及，參互乘除，所亡益者何等書邪？洪容齋謂《御覽》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，十亡八九，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，因以爲嘆。然經史子集之舊，宋亦未嘗闕焉。宣和訪求，一日之內三詔並下，四方奇書由此間出，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，以充館閣。高宗渡江，書籍散逸，加意訪求，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，其數雖過於《崇文》而新籍兼之。至於紹定之災，而書復闕矣。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梗概，頗爲簡明，大都本馬氏《通考》所載而節略之。然隋書三十七萬，柳顧言等除去猥複止得三萬七千，見《通考》甚詳，而此以爲七萬餘卷。梁任昉、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，雖云釋典在外，要不過二萬餘，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，未必無重複也。《唐志》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，唐學者自爲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，共八萬餘。陸所言釋、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，迄不詳何所指，考《新、舊唐書》咸不合。宋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餘卷，陸亦未及載也。漫識其後。

牛弘所論五厄，皆六代前事。隋開皇之盛極矣，未幾皆燼於廣陵；唐開元之盛極矣，俄頃悉灰於安、史。肅、代二宗浹加鳩集，黃巢之亂復致蕩然。宋世圖史一盛於慶曆，再盛於宣和，而女真之禍成矣；三盛於淳熙，四盛於嘉定，而蒙古之師至矣。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，大業一也、天寶二也、廣明三也、靖康四也、紹定五也，通前爲十厄矣。廣陵事見《通考》葉少蘊所引杜寶《大業幸江都記》，此外他無所考。等而論之，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，大厄之會各有八焉，春秋也、西漢也、蕭梁也、隋文也、開元也、太和也、慶曆也、淳熙也，皆盛聚之時也；祖龍也、新莽也、蕭繹也、隋煬也、安史也、黃巢也、女真也、蒙古也，皆大厄之會也。東京之季，纂輯無聞；班志率西漢，

東京甚希，他無校集者。魏、晉之間，採摭未備；卓、曜諸兇，摧頽餘燼，於聚於厄俱未足云。

古今墳籍之厄，秦固誅首，莽即次之。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，西漢稍稍鳩集，莽又繼之，故靡尺簡也。唐之厄厄於叛賊，宋之厄厄於裔夷，彼非有意於焚，兵燹所經，玉石俱燬，況書宜火物也，獨湘東以文士甘心焉，罪浮政矣。煬雖雅尚，卒以不道禍延，薄乎云爾。

大抵歷朝墳籍，自唐以前概見《隋志》，宋興而後《通考》爲詳。第其卷帙之數往往異同，緣諸家輯錄或但紀當時、或通志一代，或因仍重複、或節略猥凡，故劉、班接迹繁簡頓殊，三謝并興多寡懸絕，即博洽之流勤於論覈，而疑似之迹未易精詳。今紬繹羣言，旁參各代，推尋事勢，考定異同，錄其灼然者于左。

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 劉歆《七略》總目。《舊唐書》“九十”作“九百”，非是。據班志所省十家三百餘篇，而所增又數十篇，僅得後數，與此不合，然他無可考。

東漢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班固《藝文志》總目。本劉氏《七略》，入劉向、揚雄等儒術三家，此據原注，然尚有杜林并《說論》二、三家。省《伊尹》、《墨子》兵類十家，亦據原注，然所省又有劉向、太史公及淮南王數家。東漢無增者。

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荀勗四部總目。書不存，見《隋志》序。《舊唐書》作“二萬七千九百五十四卷”。

東晉三千一十四卷 李充校定止此，惠、懷之亂故也。

東晉孝武增益三萬餘卷 徐廣校定，見《崇文總目》序。

宋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謝靈運所校，《隋志》以爲六萬。案六代間書尚難得，晉渡江才得三千，孝武時三萬恐亦重複，宋初何遽能爾？當以《舊唐書》爲正。阮氏《七錄》數同。

齊萬五千七十四卷 王儉校修，《隋志》作“一萬五千七百四卷”。阮作宋元徽目，與《舊唐書》齊目正同。

齊永明增益一萬八千一十卷 謝朓、王亮修，諸家皆同。

梁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任昉部集，凡釋氏書不與。

梁普通增集三萬餘卷 阮孝緒《七錄》總目。蓋梁世薦紳家藏併在其中，祕書則或因任昉之舊，然釋、道二典并存其間，則所增亦才數千，而梁世之書盡此矣。此據《隋志》。案阮本錄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，釋、道與焉，然亦非七萬也，見《弘明集》。

隋初一萬五千餘卷 見牛弘進書表。此時合正、副本僅三萬餘，湘東煨燼所存并平陳所得也。

隋大業中三萬七千餘卷 柳晉等校定。總三十七萬卷，正本進御僅此，然隋志總目八萬九千餘卷，蓋柳氏校定之後或有所增，或唐諸人據前代舊目，芟除猥雜會爲此編也。諸史《藝文》皆草草，惟《隋志》盛欲備一家言，追劉、王、阮氏諸書，序意可見大都。

唐開元中八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 《新唐書》序。總《舊唐書》止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，蓋釋、道二家不與，及唐人自著不全人也。

唐開成中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 《舊唐志》序所載。是時搜錄未必如前之盛，蓋釋、道、本朝具錄矣。

宋慶曆中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 王堯臣《崇文總目》。後屢增益，至四萬餘卷。

宋淳熙中四萬四千八十六卷 陳騭等《四庫書目》。後屢增益，至五萬九十餘卷。

考諸史《藝文志》，往往與當時書目相左，隋三萬七千而志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，唐八萬二千而《舊唐》後序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卷，宋《崇文目》四萬、《中興目》五萬而史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。蓋史或會萃一代，志但紀錄一時，故不無異同，而《宋史》則深可疑也。

前代書但計卷帙重複未分者，隋嘉則殿三十七萬，唐弘文館二

十萬，開元中一十二萬，唐武德初，宋興國初各八萬，梁湘東王所收七萬，宋謝康樂所校六萬，薦紳先生惟葉少蘊稱十萬，餘則皆爲實錄矣。

阮氏《古今書最》記漢《藝文志》書五百九十六家，僅四十四家存。據今傳漢以前書大約五十餘家，然《鶡冠子》等後世僞撰雜其中不下十餘，則所存之數政與阮合。蓋漢以前書盡喪於東京之末，梁後未嘗亡也。阮錄又有後漢《藝文志》目若干卷，第云“八十七家亡”而不著存數。按范志無《藝文》一類，蓋謝承書也。晉《中經簿》一千百十九家，僅七百六十家存，亡三之一。至宋以後書不紀亡數，蓋世近大概存也。

凡書，唐以前皆爲卷軸，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一軸。至裝輯成帙，疑皆出於雕板之後，然六朝已有之，阮孝緒《七錄》大抵五卷以上爲一帙，前代書帙之製僅此足徵，因錄於左。雖頗無關涉，亦博雅所必知也。

經典錄七百三十帙，紀傳錄二千二百四十八帙，子兵錄五百五十三帙，文集錄一千三百七十五帙，伎術錄六百六帙，佛法錄二千五百九十五帙，仙道錄四百五十九帙，共八千五百四十七帙、四萬四千五百餘卷。

阮自著書二十一帙、一百八十二卷，附《七錄》末，今無一傳，惜其用力之勤，并識此。餘見《隋志》，詳具《弘明集》中。《文字略》、《正史割繁》、《高隱傳》、《古今世代錄》、《雜文》、《聲緯》并諸序錄、序例共七種，合所編《七錄》共八種。

古今書籍，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，二焉。隋嘉則殿書，寇亂亡軼，武德初尚八萬卷，王世充平，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，行經砥柱漂沒風浪，十僅二三，見《隋志》及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後序，俱云存者無幾，《新唐志》以盡亡其書，蓋信筆不考之過也。次則漢蘭臺、石室諸書，董卓遷都，載舟西上，因罹寇盜，沉溺河中，僅數船存，此一事他書不載，獨《舊唐·經籍志》後序記此。